



新編分類夷堅志目錄

丙集

鄱陽

洪邁

景盧

紀述

建安

葉氏

祖榮

類編

卷之一

冤對報應門

前生冤報類

王大夫庄僕

趙興宿冤

三河村人

婺州富家犬

鄭生夫婦

安氏冤

趙表之子報

卷之二

冤對報應門

今生冤報類

楊靖償冤

孫道士

馬識遠

張氏獄

袁州獄

畢令女

馬妾冤

張客浮漚

王通直祠

蓮花櫟

王運使僕

聞人邦莖

宋固殺人報

雙流壯丁

淳安民

西江渡子

張顏承節

卷之三

幽明二獄門

枉獄類

蘭谿獄

大庾疑訟

楚將亡金

湖州薑客

張允蹈二獄

徐侍郎

宣城冤夢

卷之四

幽明二獄門

陰獄類

蔡侍郎

細類輕故獄

鄧安民獄

金源洞

李弼遠

河村公案

貪謀類

毛烈陰獄

吏姦類

安仁佚獄

猾吏為姦

陳大錄為犬

卷之五

欠債門

再生取債類

周翁父子

王蘭三童

徐輝仲

欠債作畜類

張一償債

夏二娘

高縣君

寶積行者

張佛兒

張本頭

許客還債

人鷄墓

僧人還債類

汪氏庵僧

妬忌門

劉氏二妾

斷妬龍獄

葉司法妻

新編分類夷堅志目錄終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一

丙集

冤對報應門

前生冤報類

王大夫庄僕

紹興初有王大夫者寓居揚州邵伯埭嘗自城中還令田僕王大前行中途值夜月色微明僕忽紛拏跟蹠欲仆復起問其故不答強進十餘步又復然王意為被酒亟馳歸喚其婦令扶夫卧牛屋中迨旦已奄奄就盡抉口灌藥兩時頃方甦王扣之但長吁俯首久乃云曩歲此地兵亂實以私憾殺兩人瘞于穴今

所卧正其處也昨晚在馬前逢之相持不捨便昏昏如夢與俱至官府望緋衣人坐正位兩綠衣坐其側兩人捽某至前曰寃對在此緋衣顧吏檢案案至覽閱再三謂兩人曰汝前世曾共殺王大今之殺汝適足相償汝猶欠渠十千錢在尚何訴為悉遣出用是得生王大夫諭之曰汝宿寃既釋盍葬其骸骨資以浮屠冥福不為他生累也僕即日發瘞取尸尚有金在腰下售為葬資薦費外餘十千

趙興宿寃

信州小兵趙興紹興初為民家贅壻入纔門拜妻之母

即忿形于色日月既久觸事生怨彼家不知所由一夕被酒遂挾刃殺之端坐俟捕訊之但以本心要見為詞以對服辜論死經兩歲數示變怪妻曉夜哀禱不少衰止忽無疾暴亡以肌體尚溫家未忍斂越五日復生說正坐房中把針被兩個公人將文批勾追到官司見故夫荷鐵枷鎖縛手脚母亦帶小枷旁立謂我曰兒來與娘索命便領向一處衆吏據案問曰汝丈夫當來如何行兇我依實供對凡三次換文字乃得放還後半夜再被追去數刻即醒云已審問結錄緣我母前世為男子故夫却是妻為母殺了故夫

清平山堂 燕巖志 附錄一卷
今生翻作男子母為女身使為眷屬以償寃債陽間地府皆已斷遣各隨緣托化了宜更言汝不須更來從此怪厲斷絕

三河村人

張維字正綸燕山三河人家君初出使至太原維以陽曲主簿館伴嘗言宣和乙巳同邑有村民頗知書以耕為業年六十餘一夕驚魘而覺戰栗不自持謂其妻曰吾命止此矣妻驚詰其故曰適夢行田間見道上有七胡騎內一白衣乘白馬怒謂我曰汝前身唐為蔡州卒吳元濟叛我以王民治慙為汝所殺

我啣恨久矣今方得見雖隔世猶當償我命引弓射吾心因顛仆而寤吾必不免明日當遠竄以避此患妻云夢耳安足信汝妄思所致民益恐未旦而起其家甚貧止令小孫携被欲往六十里外一親故家避之行草徑三十餘里方出官道又二里許遇數人同行忽有騎馳至連叱衆往行者皆止此民回視正見七騎內一白衣人騎馬宛如夢中所見因大駭絕道奔走騎厲聲呵止之不聽白衣大怒曰此獸可惡人遂鞭馬逐之引弓射心應弦而斃七人皆女真也

發州富家犬

婺州富人失其姓名居金巷義烏之間有散樂倡女來方入謁下拜其家一馴犬至前主人叱之不退遽扼主而齧其喉次齧倡皆即死家人起於不料驚痛束手有老婢自厨出行步舉措絕類主人作其聲音與妻子言曰汝勿怨嘆此生前寃業也我前世在湖州為男子嘗買一妾不為妻所容不得已蓄於別舍一僕往來受使令久而妻聞之屢肆爭鬪我以為漏泄痛箠之諱不肯伏我益怒加箠百數殞於杖下當時畏彰露拽赴湖斫繩以石投水中自謂獲免矣今我復為人而此倡即妻也僕以無他善緣故墮異類

展轉為犬渠本性已昏迷不復省記會此倡至遂驚憶宿寃幽冥定數畢竟難脫命之所遭尚何可悔垂泣而別婢仆地即甦其家遂殺犬而後治喪

趙表之子報

趙令衿字表之宣和五年赴南康司錄過蘄州遊五祖山冒風雨履絕頂至白蓮亭憇磐石上若夢寐間見一老僧倚杖而言曰君此去廬阜無苦但至晉州當有哭子之泣以昔守晉州因事繫民母遂失所生子今報也言訖不見表之審似非夢又思慮所未及而晉在河東意他日當官于彼歸為家人說嗟異之

自祖山至黃梅翌日以雨不克行幼子善忽感疾正縣令吳宇至偶言邑之因革曰唐時嘗為南晉州鮮有知者表之驚知僧言有證疑其子或不久乃許祝髮為僧越四日竟死於白湖驛去邑纔三十里表之親言其事

安氏冤

京師安氏女嫁李維能觀察之子為祟所憑呼道士治之乃白馬廟中小鬼也用驅邪院法結正斬其首安氏遂甦越旬日復作又治之祟憑附語曰前人罪不至誅死法師大不怒須臾拷問亦廟鬼也復斬之

後半月病勢愈熾道士至安氏作鬼言曰前兩祟乃鬼耳法師可以誅吾乃正神非師所得治且師既用極刑殞二鬼矣吾何畏之有今將與師較勝負道士度不可勝潛遁去李訪諸姻舊擇善法者拯之纔至安氏曰師勿治我我乃宿世冤也我本蜀人以商賈為業安氏吾妻也乘吾出與外人宣淫伺吾歸以計見殺冤魂栖栖行求四方二十有五年不獲近詣白馬廟見二鬼言其詳知前妻在此今得抵命則可去師母見苦也道士曰汝既有冤吾不汝治曩事歲月已久冤冤相報寧有了期吾今令李宅作善緣薦拔

與汝解釋得生人天如何安氏自床趨下作蜀語聲
喏為男子拜以謝李公即命載錢二百千送天慶觀
為設九幽醮安氏再拜謝倏然而甦李舉家齋素將
以某日設醮前一夕又病如初李大怒自詣其室譙
責之拱而言曰荷蒙盡力冥途豈不知感但明醮薦
何州何人安氏前生為何姓名前日失於稟白今如
不言枉費功德失所付矣李大驚異悉令具言又曰
有舍弟某亦同行乞併賜薦拔庶幾皆得往生李從
其請疾遂無恙安氏之姊嫁趙伯儀伯儀在武康縣
與王盼說

鄭生夫婦

鄭毅夫內翰姪孫燿為林才中大卿壻成親四年生
一男一女伉儷甚睦鄭因入京遇上元節先一日將
遊上清宫偶故人留飯食牛脯暮方至宮纔觀燈于
殿上忽覺神思恍惚亟歸已發狂妄語手指其前若
有所見曰吾前生曾毒殺此人當時有男子在旁見
用藥亦同為蔽匿旁人乃今妻也呼問林氏亦約畧
能記中毒者責罵之頗峻林氏曰本非同謀為何及
我其人曰因何不告自是鄭生常如風病數駭詈厥
妻無復平日懽愛林卿取女歸家寬隨之不釋遂為

清平山堂一類騷志兩類一卷
尼鄭訖為廢人後出家着僧服死於無錫縣寺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一終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二 丙集

冤對報應門

今生冤報類

楊靖償冤

臨安楊靖者始以衙校部花石至京師得專置晉積官至武功大夫為州都監將滿秩造螺甸火饋三合窮極精巧買土人陳六舟令其子十一即賚入京以一供禁中一獻蔡京一獻童貫以營轉任子但以一進御而貨其二於相國寺得錢數百千為遊冶費愆期不歸靖望之父乃解官北上遇諸宿泗間子畏父

責已乃曰所賣物皆為陳六所賣兒幾不得歸靖信之至京呼陳六詰問陳對語不遜靖杖之方三下陳呼萬歲得免還至舟呼其妻謂曰楊大夫不能訓厥子反以其言罪我我不能堪赴汴水死靖得州鈐轄以歸都轉運使王復領應奉苟辟靖廉幹官常留使院中宣和七年也是歲四月某日靖在會廳有網船挽卒醉相毆破鼻出血突入漕臺紛喧間靖矍然有所覩亟趨屏後遂仆地昇歸家即卧病語言謔妄不食時臨平鎮有僧能行穢跡法治鬼與靖善遣召之至則見鬼曰我稍公陳六也頃年以非罪為楊大夫

所殺赴想于東嶽獄帝命持牒追逮經年不獲近復還白帝怒立遣再來云楊靖不至汝無庸歸今又歲餘矣公門多神明久見壅遏前日數人被血入土地皆驚避乘間得進至此僧諭之曰汝他日與人有冤故今世殺汝汝又復取償翻復無窮何時得已吾令楊氏飯萬僧營水陸大齋薦汝超生何如鬼拜而退曰疇昔之來苟聞和尚此語欣然去矣今已貽怒主者懼不反命則冥冥之中長無脫期非得楊公去不可也僧無策可出視靖項下有鎖曰事已爾姑為啓鑰使之飽食且分付家事可乎鬼許諾前拔鎖靖

即起如平時然與僧旣異處即復昏困數日死富陽
吳興舉舊為楊僕親見靖病及其死云

孫士道

福州海口巡檢孫士道嘗遇異人授符法治病甚簡
易神應響答提刑王某之弟婦得疾為物憑焉斥王
君姓名呼罵不絕口如是逾年禱祀備至不少痊聞
孫名遣召之孫請合家齋戒七日然後冠帶焚香親
具狀投天樞院弟婦已知之云孫巡檢能治邪鬼耳
如我負冤何孫至喚婦人使出王曰病態若此呼者
必遭咄罵若有出理孫曰試呼之婦欣然應曰諾少

須盥洗即出矣良久整衣歛容如平時見孫曰我一
家四人皆無罪而死非命旣得請于天必索償乃已
法師幸勿多言且披其胸示之云被酷如此冤安得
釋孫但開曉勸解使勿為厲即再三拜謝而入孫密
語王曰公憶南劍州事乎王不能省孫先書四人姓
名于掌內開示之王頷首不語意殊悔懼蓋昔通判
南劍日以盜發屬邑往督捕得民為盜囊橐者擒其
夫婦戮之其女嫁近村聞父母被害亟未視號哭怒
罵王怒亦執而戮之女方有娠實四人併命一時也
孫曰此冤吾法不可治特可暫寧耳他日病復作勿

見召也自是婦病稍止越兩月復然訖王死婦乃安

馬識遠

馬識遠字彥達東川人宣和六年武舉武士第建炎三年為壽春守虜騎南侵過城下識遠以靖康時嘗奉使至虜虜將知之叩城呼曰馬提刑與我相識何不開門壽春人藉藉言守與虜通識遠懼不敢出以印授通判判本有異志即自為降書啓城迎拜虜亦不入城但邀識遠至軍與俱行通判欲以虜退為己功乃上章言郡守降虜已獨保全一城奏方進而識遠得回纔留北軍三日通判窘懼即為惡言動眾亡

賴少年相與取識遠殺之家人子弟皆死朝廷嘉通判之功擢為本郡守大喜過望受命之日合樂享吏士酒纔三行於座上得疾如有所見叩頭悲泣引罪自責曰某實以城降乃冒以為功而致公罹非命某悔無及矣即仆地死至紹興十年復河南地觀文殿學士孟富文庾為西京留守辟掾屬十人每日會食承議即王尚功者忽以疾不至公遣掌客速之久不返乃復遣一人至于四五皆不至滿坐怪之既而數輩同至皆面無人色曰王制幹瞪坐于地頭如槁槁形容絕可怖見之皆驚仆氣絕移時乃甦是以後

期孟公率幕府步往視之王猶能言曰乞與招嵩山道士時道士適在府即結壇召鬼神俄有暴風肅然起于庭風止見一人長可丈許紫袍金帶眉目皆可觀冉冉降階詰道士曰吾以冤訴上帝得請而來非祟也師安得以法繩我道士不敢對孟公親焚香問之由始自言為馬識遠云方守壽春時王生為法曹嘗夜相過說以迎虜識遠拒不可遂與通判謀翻城又矯為降文宣言于下以致吾殺身破家之禍通判既攘郡章而有之王生亦用保境受賞嗟乎冤哉言訖泣下歔歔嘆曰帝許我報有罪矣瞥然而逝王生明日乃死前一說聞之厥子後一說聞之陳解元承世所傳或誤以為一事云

張氏獄

政和初宗室郇王神御判宗正其第四女嫁楊侍郎之孫楊蚤喪父其母張氏性暴猛數與婦爭詈楊在元祐黨藉中人門戶不得志婦尤鬱鬱張常曰汝以吾為元祐家故相凌若此時節會須改變吾家豈得終困婦以其語郇王王次子士驪妻吳氏王荆公妻族也每出入宰相蔡京家遂展轉達於京京以為奇貨即捕張寘開封府獄府尹劾以誹謗乘輿言涉不

道罪至凌遲處斬二法吏持其事曰婦人尚無故殺安得有大逆罪尹怒並杖之二人皆以瘡潰死張竟抵死行刑之日卽王矍然不謂遂至此驪與兩弟入市觀之未幾輒相繼死驪見婦人被血蹲屏帳間又作鬼語曰我本不欲校無柰二法吏不肯蔡京後感疾命道士奏章道士神遊天門見一物如堆肉而血涌其上旁人言上帝正臨軒決公事頃之一人出問道士何以來告之故其人指堆肉曰蔡京致是婦人於極典來訴于天方震怒汝安得上章對曰身為道士奉宰相之命豈敢拒之曰後不得爾又曰適已行

譴送潭州安置汝可亟回道士寤密以告所善者又十年京乃死於長沙然卽王女及吳氏俱至 卒

袁州獄

向待制子長乂中元符中為袁州司理考試南安軍與新昌守黃某并別州鄭判官三人俱畢事且還鄭君有女弟嫁為宜春郡官妻欲與向同如袁而黃令者前三年實為袁理官以故二人邀與偕往黃不可鄭強之且笑曰公遽能忘情於烟花中人乎黃不得已亦同途然意殊不樂迨至又欲止城外向力挽入官舍坐定向將入省二親揖之就便室黃如不聞即

其前呼之瞪目不答俄指向所用銅盤曰其價幾何
可輟買否向得其發言頗喜顧小吏令持往所館問
之曰此常物耳何遽言價曰將寘吾棺中向始疑懼
引其手使少憇亦不動亟招鄭君視之同掖就榻少
頃發聲大呼若痛不可忍者遂洞泄血痢穢不可近
登榻復下號叫通夕不少止向與鄭同相告曰君疾
勢殊不佳盍有以見囑黃領首曰領見母妻向即日
走書如新昌告其家又語之曰君本不欲來徒以吾
二人故如是尊夫人脫未能即來如有不諱是吾二
人殺君也何以自明君力疾告我所以不欲來及危

憊之如此之故黃開目傾聽忍痛而言曰吾官于此
時宜春尉遣弓手三人買鷄豚于村墅間四十日不
歸三人之妻訴于郡郡守與尉有舊好令尉自為計
尉給白府曰部內有盜起已得其根株窟穴所在遣
二人往偵恐其徒泄此謀姑以買物為名久而不還
是殆斃於賊乎願合諸邑求盜吏卒共捕之守然其
言尉自將以往留山間兩月無以復命適村民四輩
耕于野貌蠢甚遣吏持錢二萬招之與語曰三弓手
為盜所殺尉來逐捕久不獲不得歸倩汝四人詐為
盜以應命他日案成名為處斬實不過受杖數十即

釋汝汝曹貧若此今各得五千錢以與妻孥且無性命之憂何不可者汝若至有司如問汝殺人但應曰有則飽食坐獄計日脫歸矣四人許之遂執縛詣縣會縣令缺司戶攝事劾囚服實如尉言送府吾適主治之無異詞乃具獄上憲臺得報皆斬既擇赴市矣吾視囚人者皆無兇狀意其或否屏獄吏以情讞之皆曰不寃吾又詰之曰汝等果爾明日當斬首身者一分不可復續因相顧泣下曰初以為死且復生歸家得錢用不知果死也具言其故吾大驚悉去其縛尉已伺知之密白守曰獄掾受囚賂導之生變明日

吾入府白事守盛怒使下曰吾治獄已竟上諸外臺閱實矣乃受賄妄欲改變邪吾曰既得其寃安敢不為辯守無可柰何移獄于錄曹又移于縣不能決法當復申憲臺別置獄守曰如是則即失入之罪成矣安有已論決而復變者悉取移獄辭焚之但以付理院使如初款吾引義固爭累十數日不得直遂謁告郡守令司戶掌攝邑者代吾判臨欲殺囚守復悔曰若黃司理不書判異時必訟我于朝令同官相勸諭必死君雖固執亦無益令強為書名于紙尾人人知事由即守君何罪焉吾電勉書押四人遂死越二

日黃衣人持梃押二縣吏來追院中二吏曰急取案吏方云云黃衣以梃擊之四吏俱入舍不出吾自往視舍門元未啓其中案牘橫陳逡巡四吏皆暴卒又數日攝令死尉用他賞改秩已去任亦死而即守中風不起相去纔四十日吾一日退食見四囚拜于下曰某等枉死訴于上帝得請矣欲逮公吾懇曰所以知此冤而獲吐者黃司理力也今七人已死足償微命乞勿追黃帝曰使此人不書押則汝四人不死今汝死係於一押字原情定罪此人其首某等哭拜天廷凡四十九日始許展三年却捲袴露膝流血穿破

日拜不已至於此又曰天限若滿當來此地相尋又拜而去吾適入門四囚已先在云伺候已久恐過期且令亟取母妻與訣別吾所以不欲來以此故爾今復何言向曰鬼安在黃指曰拱立于此向與鄭設席焚香具衣冠拜禱曰爾四人之靈若此黃君將死勢無脫理既許其與母妻訣何必加以重疾令痛苦若此禱畢黃喜曰鬼聽公言矣痛即止痢不復作厭厭待盡又旬日告向曰吾母已來可為我辦肩輿出迎向曰所遣卒猶未還安得遽至曰四人者已來告遂出視果遇於院門之外褰簾一揖而卒向子元伯說

清平山堂書目集卷二
畢令女

路時中字當可以符錄治鬼著名士大夫間目曰路真官嘗賈鬼公案自隨建炎元年自都城東下至靈璧縣縣令畢造已受代艤舟未登聞路至謁曰家有仲女為鬼所禍前後迎法官治之反為折辱或遭擊逐者今病益劇非真官不能救乞辱臨敝舟一視路許諾入舟坐定病女忽起着衣出拜凝立於旁略無病態拜有喜色曰大姐得見真官天與之幸平生抑鬱不得吐今見真官敢一一陳之大姐乃前來媽媽所生二姐則媽媽所生也恃母鍾愛每事相凌侮昨

居京師有人來議婚事垂就唯須金釵一雙二姐執不與婚竟不成心怏怏以死死後冥司以命未盡不復拘錄魂魄飄搖無所歸遇九天玄女出遊憐其枉授以秘法法欲成又為二姐壞了不幸生死為此婢所困今須與之俱逝以償我冤且以謝九天玄女也真官但當為人治祟我有冤欲報願勿為阻路君沉思良久曰其詞強正顧畢令曰君當自以善力禱謝之法不可治也女忽仆地掖起之復困憊如初蓋出拜者乃二姐之身而言則大姐聲也死已數年矣明日二姐殂路君來吊謂其父曰昨日曲折吾亦不曉

而玄女授法乃死後事二姐安得壞之君家必有影響幸無隱在我法洞知其本末畢今日固有一異事今思之必是也長女既死葬於京城外僧寺當寒食祭掃舉家盡往菽宮側有士人居焉出而扃其戶家人偶啓封入房仲女觀見案上銅鏡呼曰此大姐柩中物何得在此必劫也吾以為物有類者且京師貨此甚多仲女力爭曰方買鏡時姊妹各一鑿結緣襯皆我手所製其紙則某官謁刺也視之果然方嘆異而士人歸怒曰貧士寓舍有何可觀不告竊入何理也仲女曰汝發棺盜物真贓具在吾來擒盜耳遂命

縛之士人乃言半年前夜坐讀書有女子扣戶曰為阿姑譴怒遂出欲歸父母家在城中遠不可去願假一夕泣訴甚哀不得已納之繾綣情密自是每夕必至或白晝亦來一日方臨水掠髮女見而笑曰無鏡邪遂出此相遺時時携衣服為補治獨不肯說是誰人家昨日見語曰明日我家親賓聚會須相周視不得來此後夜當復至遂去今晨獨處無聊故散步野外消遣不虞君家涉吾室也吾家聞之皆悲泣獨仲女曰此即妄言必發棺驗視乃可走往菽處踪跡之其後有罅可容手啓磚見棺大釘拔起寸餘及撤蓋

板長女正疊足坐縫男子頭巾自腰以下肉皆新生
膚理溫軟腰以上猶為枯腊始悔恨復掩之釋士人
縛自是及今已三年餘矣所謂玄女之說豈道家所
謂回骸起死必接生人之氣可復活邪事既彰露不
可復掩其白發所事皆仲女之意所謂壞其法豈即
此邪路君亦為之嗟異道出山陽以語郭同升升之
子造說造字子道

馬妾冤

蜀婦常氏先嫁潭州益陽楚椿卿與嬖妾馬氏妬寵
相嫉乘楚生出善馬殺之楚生仕至縣令死常氏更

嫁鄱陽程選乾道二年二月就薦三日而子不下白
晝見馬氏持杖鞭其腹程呼天慶觀道士徐仲時呪
治且飲以符水遂生一女即不育而妾怪愈甚常氏
日夜呼叫告其夫曰鬼以其死時杖杖我不勝其痛
語之曰我本不殺汝乃某婢用杖過當誤盡汝命耳
鬼曰皆出主母意尚何言程又呼道士道士勅神將
追捕鬼謂神曰吾負冤以死法師雖尊柰我理直何
旁人皆見常氏在床與人辯析良苦道士度終不可
致法乃開以善言多為誦經呪資冥福鬼領首即捨
去越五日復出曰經呪之力但能資我受生而殺人

齊平山堂 夷堅志 西集 二卷 一
償命不可免常氏曰如是吾必死雖悔無及然此妾
亡時釵珥衣服直百千今當悉酬之免為他生之禍
呼問之曰如欲銅錢邪抑紙錢邪笑曰我鬼耳安用
銅錢乃買楮鏹百束祝而焚之烟絕而常氏死時三
月六日也

張客浮漚

鄂岳之間居民張客以步販紗絹為業其僕李二者
勤謹習事且賦性忠朴張年五十而少妻不登其半
美而且蕩李健壯每與私通淳熙中主僕行商過巴
陵之西湖汚壤地荒寂旅邸絕少正當曠野長岡白

晝急雨望路左有叢祠趨入小憩李四顧無人遽生
凶念持大磚擊張首即悶仆連呼乞命視簷溜處浮
漚起滅自料不可活因言我被僕害命只靠你它時
做主為我伸冤李失笑張遂死李歸給厥妻曰使主
卒病死於村廟中臨終遺囑教你嫁我妻亦以遂已
願從之凡三年生二子伉儷之情甚篤嘗同食值雨
下見水漚而笑妻問之何笑也曰張公甚痴被我打
殺却指浮漚作證不亦可笑乎妻聞愕然陽若不介
意伺李出奔告里保捕赴官訪尋埋骸驗得實不復
敢拒但云鬼孽我口使自說出竟伏重刑

王通直祠

福州人王純字良肱以通直即知建州崇安縣方治事食炊餅未終急還家即仆地死死之二日衆僧在堂焚呷王家小婢忽張目叱僧曰皆出去吾欲有所言舉止語音與良肱無異遂據榻坐遣小吏招丞簿尉皆至錄事吏亦來婢巴震怒命左右擒吏下杖之百語各官曰殺我者此人也吾力可殺之為其近怪故以屬公等吾未死前數日得其一罪甚著吾面數之曰必窮治汝其人忿且懼賂庖人寘毒前日食餅及半即覺之倉皇歸舍欲與妻言不及而絕幸啓棺視之可見丞以下皆驚呼匠發棺舉體潰爛為黑汁始詰吏吏頓首輸服并庖人送府府其死無主不可致刑密斃之獄中本邑為立祠曰王通直祠云王嘉叟說

蓮花櫟

邵武軍村僧因箠殺行童官府雖不知而其心甚懼屢見死童立其旁於是盡捐貲橐潔身入懺室修持自悔日月侵久鬼亦稍稍退步只處門外凡三年相去幾百步遙拱手曰且辭和尚去它時於蓮花櫟上相見僧默喜以為蒙懺力得解脫所謂相見者得非

龍華會上乎遂杖錫遊方經十年之久過淮北穎毫
問買飯到店適一茶商被酒憇於隣坐宜粘於外切
羊肝作膾僧謝曰貧僧久不食肉為葷腥所觸則發
嘔吐乞少徙他處可乎商即怒罵曰十字街頭客店
不得我喫肉老秃奴無道理僧初猶不校商愈罵不
已鼓刀自若僧取錫杖擊其背商踉蹌仆庭下立死
店人報里正共執僧僧曰少寬之此宿生冤債法無
所逃只當令自盡不煩見執因備述曩事店主驚曰
此地名正是蓮花櫟也僧即閉戶自縊主者方具狀
詣尉唐請發兩尸商矍然起體初無傷問其故曰適

醉中遭跌不覺昏睡但見一行者穰穰往來耳亦不
記爭時事也僧長逝矣予頃在無錫外氏庵居時見
僧明說亦邵武人

王運使僕

廬江王運使之僕因入市逢富家少年正醉騁馬為
所觸仆地呼痛怒罵富子與王氏往還識此僕怒其
罵辱舉鞭連擊之遂死鞭下始皇怖亟走謁王公以
情告曰非欲故傷之偶相值致命願辦棺歛之具并
賙給其家以贖過誤之罪唯公調護之王乃招僕妻
語之曰汝夫非命死於不幸若果聞于官便當露尸

檢視愈為亡者羞苦彼既無殺心度必不至償命今
勉從其請汝夫得早入土一家獲小富似亦為便妻
垂泣曰主公之旨豈敢違但恐親里以為夫死不訴
受財私和反難解免耳王見其意堅不敢強妻歸即
欲陳牒會日暮哭而須明夢其夫來言我為王家僕
二三十年今以死故而使主人失懽於富室於義不
可汝宜從其命葬我我自於幽冥伸冤妻於是往白
王公諭富子如約後二年子復乘馬到襄慶覺神
思迷謬背若負芒幸而無他苦乃戒御者它日切勿
再經此路又歲餘過市值郡官聯騎出勢須引避偶

趨入其地即墜馬死孫正之鼎臣說

閩人邦華

信州貴溪聞人氏有二子長曰邦榮次曰邦華父在
時預為區處生理於縣啓茶肆以與邦華於州啓藥
肆以與邦榮及父歿數歲間華縱遊蕩費破壞幾盡
而榮獨能立身節用衣食豐餘母愛季子密助之且
導使與訟以為母在堂不應分析榮不服訴于有司
臺府官僚定奪至五六最後監贍軍庫張振之子理
承其事時厥母已亡張議令悉藉遺貲中分各受若
于其先為華所壞者理為所得之數華不伏至于獄

萃使所善買生砒霜置羹中賂門卒傳與榮榮接食下嚥即嘔吐遍身腫赤吏以告理官遣還家半日死其子廉夫雖知父被毒而無証佐可發其冤隱忍殯塋事經歲萃入理院對狀廉夫一僕獻計請仍用前策別携一人偕詣食店買麵四椀各食其一而賚其一送萃細切砒於中萃食不盡而止有大辟囚在旁餒其餘覆汁地上犬舐之俄頃囚犬皆嘔萃遂得疾死如兄狀明旦死司理參軍王昌祖深疑焉曰昨者一健漢原無病何故遽至是將行究詰使獄卒物色齒鬲處言有三人來一着皂背子兩白衣亟遣呼逮已竄矣所謂皂衣乃廉夫兩白衣者僕也言於郡發卒追之得於貴溪之西十里既至獄一問即承郡請于朝首謀之僕坐死廉夫得決配命未下而亡此事首尾三年邦榮以紹興辛亥邦華以壬子廉夫以癸丑同是六月八日凶終可謂異矣砒固有毒然服之者何必盡死聞人氏之禍冤業致然人或不幸而值死者唯飲生油以吐為度則毒自消不為害也

宋固殺人報

成都人宋固為縣之文學鄉耆有病者困卧境上時大觀四年朝廷方行安濟法若有病者則里正當任

清平山堂... 其責固憚于聞官送令過雙流縣牛飲橋覺病者懷
中有物搜之得銀十餘兩乃取之而推病者于橋下
戒其僕勿言居無何復至其處失脚墮水中死其尸
出下流五十里外沙磧中與病者尸合若相抱持者

雙流壯丁

淳熙九年五月未盡之二日一老媪獨行雙流縣田
間挈青囊携竹杖龍鍾不克行困坐道側行人問之
答曰老婆是關西人年七十矣欲往峨眉山禮普賢
不幸抱病有少年為壯丁慮其死于其地有累逼之
使去媪曰我亦無大病只心神若煩燥若得水一盞

飲之便可行少年不可牽其臂疾趨投諸橋下見者
甚眾皆慘惻不忍而莫敢言六月一日天大雷雨江
水怒漲斷木順流而下彌望極目少子善泅浮且負
其勇解衣赴水視木可為薪者拽以登岍已又再往
至于三四旁觀咨羨以為不可及移時湍濤益暴少
年力竭不支遂沉而死水退家人求其尸及與向所
投媪尸合而為一竹杖青囊尚在其手始說三日前
殺媪之事與前成都宋固事若合符節且同出一縣
豈傳聞異辭或自是一段因緣乎吾將大警世之惡
子不嫌屢書云

淳安民

嚴州淳安縣富家翁誤毆一鄉民至死其家不克訟
民有弟爲大姓方氏僕方激之曰汝兄爲人所殺而
不能訴何以爲人弟即具牒將詣縣方君固與富翁
善諷使來祈已而答曰此我家僕何敢爾當諭止之
彼不過薄有所覲耳爲喚僕而責且導以利僕敬聽
謝不敢翁歸以錢百千與僕別置三百千爲方謝未
數月僕又宣言翁又詣方曰僕自得錢後無日不飲
博索然所以如是當執送邑懲治之翁懼泄乞但用
前策又如昔者之數以與僕方君曰適得中都一知

舊訊倩市漆二百斤倉卒不辦幸爲我假市當挈錢
以酬直翁曰蒙君力如許吾家有之何必言價即如
數奉漆明年僕又欲與訟翁嘆曰我過誤殺人法不
至死所以不欲至有司者畏獄求貨無厭將蕩費吾
家今所費百萬其求無厭吾老矣雖死何妨乃距戶
自縊逾三年方君爲鄂州蒲圻宰白書恍惚於廳事
對群吏震悸言曰知翁必來我屢取翁錢而竟速翁
於死翁宜此來亟還舍不及與妻子一言而仆地卒
矣吏以所見白其家始知其冥報也

西江渡子

清平山堂 夷民志 內集 二卷
路當可來江西過宜春渡舟子先見其僕知其為真
官拱手泣拜問其故對曰小人老矣有二子同操舟
恃以為命比日相繼不以正死豈壽止此邪抑邪祟
所為邪願真官考校其實少舒冤痛路憫之為少駐
旋作牒叩之東嶽司焚燼纔息已有一申狀在案印
硃猶濕回文云往日過往一秀才登其舟此老次子
卧板上称頭痛不可忍秀才曰吾行李有藥可治乃
發篋取之其內貯銀一錠是時父子生心泊岸登舟
陰隨以行次荒榛間四顧無人掩其口而殺諸林中
繼繼石投之江盡取囊篋歸頃者上訴聖帝判令先

取二子獨留此老未即加誅更五年使之雙瞽孤窮
凍餓備受人間之苦又五年始盡命然後治之於地
下爾路宣以示之俯首無言 疥癢痛恨而已

張顏承節

宣和間京師天漢橋有官人自脫冠巾引頭觸欄柱
不已觀者環堵視之莫測其由不復可勸止問亦不
對良久血肉淋漓昏仆于地巡卒共守伺之日晚稍
蘇呻吟悲泣曰我張顏承節也住某坊內幸得僦人
昇婦既至家大委頓頭顱腫潰如盞呼醫傳藥屢旬
纔小愈家人叩其故全不自覺瘡成痂而痒不可忍

勢須猛爬搔仍又腫潰纔愈又痒如是三四及逾年
不瘥殆於骨立盡室憂其不起嘗扶掖出門適舊僕
過前驚問所以告之故僕曰都水監杜令史施惡瘡
藥絕神妙然不可屈致當勉詣彼庶見証付藥可立
愈張仗僕為導亟訪之杜屏生人問曰頗憶前年中
秋夜所在乎曰忘之矣杜曰吾能言之君是年却江
西米綱以中秋夕至獨樹灣艤泊月色正明君策杖
登岼百步許得地平曠方命酒賞月俄而驟雨命僕
夫取雨具怒其來遲致衣履沾濕拋所執柱斧擲之
中額僕回舟告妻曰我為主公所擊已中破傷風恐

不得活然無所赴愬即死汝切勿以實言但云痼疾
發作此去鄉遠萬一不汝容何以存活宜懇白主公
容汝子母附舟入京猶可與人浣濯度日言終而亡
比曉妻舉尸豪塋水濱泣拜君曰不幸病此願乞附
載君叱之曰舟中皆男子豈宜着汝無夫婦人略不
顧促使發舟妻拊膺大慟曰孤困異鄉兼乏裹糧進
退無路不如死乃抱子投於江僕既殞於非命又痛
妻子不終訴諸幽府許償此寃去年君觸橋時乃彼
父尋君始得見也張震駭曰是固然矣某方欲丐藥
耳公何自知之杜曰吾晝執吏役夜直冥司職典寃

獄茲事正在吾案屢為解釋渠了不聽從自今四十
九日當往與君訣至期可掃淨室張燈四十九盞置
高坐以待之中夜當有所覩幸而燈不滅意彼尚善
若滅其半則不可為矣吾當極力調護但負命之寬
須彼肯捨有司亦不能強無用藥為也張泣謝而歸
如其教張燈之夕獨坐高榻家人伺於幙中近三鼓
陰風勁厲四十九燈俱滅獨一復明亡僕流血被面
妻子相隨猶帶淋漓從室隅出拽張曰可還我命即
殞墜于地頭縮入項而死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二終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三

丙集

幽明二獄門

枉獄類

蘭谿獄

蘭谿祝氏大家也所居去縣三十里一子甫冠頗知
書宅之側開大塘數十畝秋冬之交水涸得枯骸一
具於岼邊樹下莫知所從來鄰不敢隱聞之里正先
有道人行丐至祝氏需索無厭祝怒驅逐語不遜祝
毆之道人佯死祝倉皇欲告官迫夜未果道人知不
可欺遂謝罪去里正夙與祝氏有隙遂稱祝嘗嘗人

至死今尸正在塘內以白縣縣宰信以為然逮下獄
凡証佐胥吏言其寃者宰悉疑受賕愈加繩治笞掠
無虛日祝素富室且儒懦未嘗受官刑不勝慘酷自
誣服其母慮不免迎枯骨之魂歸家焚香致禱日夕
號泣且揭榜立賞募人捕其盜縣獄具將上之郡前
所謂行丐者在鄂岳間欲過湘南涉衡岳夢人告曰
子未可遽行翌日將有來追者寤而異之及明別與
一道流相遇市酒共飲問其從何來有何新聞曰
吾從婺州來到蘭谿聞市人藉藉說祝事寃枉因具
語之丐者矍然曰詐之者我也彼因我坐此罪我已

獲譴於幽冥今被執囹圄死在旦暮我不徃直之則
真緣我以死寃債何時已乎乃強後來者俱東無程
抵發自詣縣縣猶謂其不然疑未決已而他邑獲盜
訊鞫間自言本屠者嘗賒買客牛客督直甚急計未
能償潛害客乘夜投尸祝氏塘中祝於是始得釋

大庾疑訟

大庾縣吏黃節妻李四娘素與人淫乘節出外挈三
歲兒奔之與俱逃行未久兒啼不可止乃弃之草間
縣手力李三者適以事到彼見兒宛轉地上心不忍
抱之歸家人皆喜會節還舍失妻子求訪備至李三

居數里間正挾兒爲戲而節來見之即告其隣共捕
執送縣窮治甚苦李誣服云家無子故殺黃妻沉尸
于江而竊兒以歸今既成擒甘就死不辭獄成且詣
郡租械立庭下陰雲忽興雷電皆作李租械忽自解
兀兀如痴稍定則推吏已死皆有硃書字似云獄寃
諸吏二十輩皆失巾邑令亦怖懼良久呼問李所見
但云眼界窄黑不知所以然獨長官坐青紗帳中且
令恐悔亟釋之而四娘與奸夫終不獲時紹興十九
年八月二十九日也黃節李三并兒至今無恙

楚將亡金

隆興元年鎮江軍將吳超守楚州魏勝在東海方與
虜抗遣統領官盛彥來索資貨它將袁彥忠者主押
金帛從丹陽來盛謁之見舟內白金盈載語袁曰銀
寘屢中甚易負吾今夕當携壯士共取之可乎袁笑
曰無傷也是夕有二十盜挾刀登舟劫縛袁掠銀四
百錠以去明日素詣府泣告吳備道盛語吳捕盛及
其親校訊治不勝慘酷皆自誣追賊無所有妄云即
時付一姻舊賚往湖湘販魚米矣吳不俟獄滅先誅
盛前一日市人王林者素亡賴其妻治容年少當鑪
于肆與鄰惡子通適爭言相詈林妻持杖擊其七歲

兒兒曰爾家昨日拆竈修治必是偷官銀埋窖耳邏卒聞之相議曰小兒忽有此言出於無言而王生固穿窬之雄也蓋徃察之乃率五六輩徃肆沽酒且乞魚肉妻曰無有群卒佯醉毆突入厨推竈磚落妻大罵卒謝曰此細事當為整之妻遽遮止卒故毀之見白銚滿中即執王及妻赴府并傳黨比棄市盛彥幾死而得生矣

湖州薑客

湖州小客貨薑於永嘉富人王生酬直未定強秤之客語侵生生怒毆其背仆戶限死生大窘禱祈拯救

良久復蘇飲以酒仍具食謝前過取絹一疋遺之還次渡口舟子問何處得絹具道所以且曰使我一跌不起今作他鄉鬼矣時數里間有流尸無主名舟子因生心從客買其絹併丐筠籃客既去即運篙撐尸至其居脫衫袴衣之走叩王生門倉皇告曰午後有湖州客人過渡云為君家捶擊毒死云有父母妻子在鄉里浼我告官呼骨肉直其寬留絹與籃為證不旋踵氣絕絹今在是不敢不奉報王生震怖盡室泣告賂以錢二百千舟子若不得已者勉從其請相與瘞尸深林中翌日徙居不知何所屈點僕聞其故數

數于求與者倦矣而求者未厭竟詣縣訴生下獄不勝拷掠以病死明年薑客又至訪其家以為鬼也罵之曰向者汝邂逅仆絕繼而無他却使我家主死於非命今尚來作祟邪客引袖怪嘆曰我去歲幾死賴君家救活蒙賜絹賣與渡子徑歸矣今方賫少土儀以報大德何謂我死為鬼乎王子哀慟留客止泊而執故僕訴冤索捕舟子得於天台窮壑中遂皆斃於獄矣乃吳子南說

張允蹈二獄

張允蹈為信州永豐令嘗治夏稅籍命主吏拘鄉胥

二十輩于縣舍整對文書吏察錄過嚴自曉徹暮不少息一胥夜走廁小史籠燈隨之胥使先還曰我即返那用爾候既而又弗至吏以為逃云迨旦白張張適聽訟望見白衣婦人執素紙涕泣立衆前呼問之曰夫為鄉胥累日不還家今早開門有人報云浮橋柱上挂衣巾履襪及繫書一紙云為押錄苦督不容展轉生不如死已投江中急往驗皆夫物也張詰主吏吏出袖中糾牒呈亟集津丁里保撈尸弗得念其事可疑緩不即治胥妻訴于臺臺符移甚峻歷三月久客從長沙來見此胥在彼為攬納人書抄主吏捐

清平山堂 夷堅志 丙集 三卷 一五
家貲崔健步持檄往捕之遂擒以歸胥坐逋逃受杖
張後復幸它邑一鄉胥亦為拘係越墻挂衣於河梁
而赴水妻來訟張怒責之曰猾胥玩侮人所在如此
吾固知之矣立撻其妻明日三十里外里正言灘邊
有死尸張矍然遣視之則胥果死張自興軍從武陵
守不赴寓居吉州每為賓客話此事以為斷獄聽訟
不可執一端云

徐侍郎

衢州徐生為新喻丞被憲司檄鞠獄于廬陵行未至
吉水三十里值暮將宿客邸大姓徐叟者力邀迎止

其家烹羊置酒奉事勤甚丞意以為叟特為宗盟故
耳至夜密告曰老人居此未嘗與士夫接昨夕夢一
大官行李過門先牌題云徐侍郎而今日使君至必
且貴無疑願以子孫為托丞少年登科自待良不薄
聞其語欣然且約還日復過之遂去抵郡逾月而事
訖東歸徑謁叟叟館犒如初然禮敬頓衰矣臨別慙
然曰丞公是行得無有欺方寸乎疇昔之夜夢神人
告我謂君受賄五百千鞠獄不以實官爵以削除而
年壽亦不永君何不自重負吾所期丞驚愧不能答
既還家薦負滿品詣臨安改秩甫受告即得疾死逆

旅中徐之父本米僧隨子之官日夜導以不義廬陵之役本富民毆殺人徐納賂抑民僕承之僕坐死故陰譴及之既亡而父猶存凡在任所獲隨手散去其貧如初劉敏士文伯說

宣城寃夢

李南全客于宣州與一倡善紹興十八年秦棣為郡守作樂會客李微服窺之以手招所善倡而秦適望見大怒械送于獄將案致其罪同獄有重囚四人坐劫富民財物拘繫吏受民賄欲納之大辟鍛鍊彌月求其所以死而未能得南全素善訟為吏畫策命取

其案及條令反復尋索代吏作問目以次推訊四囚不得有所言獄竟具皆死杖下吏果得厚賂即為南全作道地引贖出二年南全歸樂平與其叔師尹往德興謁經界官王昺宿于香屯客邸夜中驚魘叔呼之不應撼之數十但喉中介介作聲叔走出喚隣室人各併力呼良久乃醒起坐謂叔曰惡事真不可作曩者救急為之今不敢隱始盡說前事云適夢身在宣城逢四人於路挽衣見苦曰汝無狀用計殺我我本不負汝但我命湏償便取大鐵盆覆我故不能出聲非叔見救真魘死矣又十年竟遇蛇妖而死洪紱

說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三終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四

丙集

幽冥二獄門

陰獄類

蔡侍郎

宣和七年戶部侍郎蔡君厚罷知青州以病不赴歸金陵疽發于背命道士設醮倩所親王生作青詞火日而蔡卒未幾王生暴亡三日復蘇連呼曰請侍郎夫人來夫人至王乃云初如夢中有人相追逮拒不肯往其人就床見執回顧身原在床卧自謂已死遂俱行天色如濃陰大霧中足離地三尺許約十數里

至公庭主者問何以詭作青詞誣誑上蒼某方知所謂拱對曰皆是蔡侍郎命意命某行文而已主者怒稍霽押令退立俄西邊小門開獄卒領一囚杻械聯貫立庭下有二人昇一桶血自頭澆之囚大叫頓掣苦痛如不堪忍者細視之乃侍郎也主者退復押入小門回顧某云汝今歸便與吾妻說速營功果救我今祇是理會鄆州事夫人慟哭曰侍郎去年帥鄆州時有梁山泊賊五百人受降旣而悉誅之吾屢諫不聽也今日及此痛哉乃招路時中作黃蘗醮為謝罪請命

細類輕故獄

許顏字彥回弟顛字彥周襄邑人皆登科紹興初顏知汀州上杭縣到官歲餘遣書入浙西招顛時調官未遂仍以所在多盜賊憚不欲行顏屢促之曰汝若不來吾骨無人收矣顛惻然殊不曉其旨徒步而南既至見顏則氣字悅澤精神開朗且喜且疑數月從後容詢趣來之故顏慘怛俯首乃言曰數月前得夢惡甚度處世不能久故煩弟來顛曰夢何足憑顏曰所夢絕異初見兩黃衣相招約行百餘步過深山大谷風沙空曠抵一城居民閭巷寂寂無聲到王者官府

從側戶進立墀下黃衣人報頃之喚并殿見廡間一人偃息班行榻上見再拜起熟視之乃先君也不覺墮淚白曰此豈非冥司乎曰然且加慰勞予曰顏死不敢辭但念遠宦于茲一子年纔弱冠未能成立不無抱恨耳汝數亦未盡無恐吾為冥司主者今召汝來欲語汝前程數事予因以地獄有無為問曰有之汝欲見乎即顧侍者云令兩吏同知縣往觀遂行經長廊數十間遙望一獄數卒守門悍惡恠狀問何人吏曰奉大王命使來看獄須臾門開既入陰風悽楚無所覩視唯熾炭烈焰有物如羊者環而食之箱篚

在架所盛皆僧衣而衣冠數十襲毀裂擲地意怖欲還二吏邀往第二獄門卒悍猛尤甚露忍怒立予凜然若兵臨頸大悔其來所見皆列行馬鐵網數重覆罩禽鳥飛鳴予顧二吏曰吾不欲觀矣吏曰大王之命不可違須臾至第三獄不得已復進未至鬼卒彎弓奮劔欲相擒粹吏叱曰此大王之親令觀獄一緋袍人諭羣鬼使審實自導而前甫啓門黑氣衝突陰闇如夜緋袍命持火來照中皆列柵灰厚數寸蜈蚣蛇虺之屬互相搏噬火光熒熒如螢閃爍眩目予急趨出緋袍追送而別頗似戀戀吏尚請他之予力拒乃返先

君問汝盡觀諸獄乎具言怖畏止於三所先君曰第一第二名為輕故獄第三為細類獄緋袍者吾故彭汝礪也周旋渠久必能致動拳此公在世剛介庶直但性太刻故罰主此五百劫汝將與為代矣况愈不樂曰顏生于世初不敢為惡何以致是先君曰憶汝作深州教官時事否何得用張某克學職予對曰采其程文先君命取案牘至曰張固試中柰受通判之囑為有私意此人後盜用官錢幾致累汝幸汝不受賂聊薄謫為陰官我亦無罪只緣運江東日怒執蓋卒誤拂幘頭杖其輩遂罰此二十劫雖獲免受罪但

與鬼神均苦饑若子孫歲時享祀精潔則可一飽否則不得食如僧道齋醮亦然倘脩設志誠主持不苟簡不唯得旬月飽又罪業隨輕重減省幽冥職掌亦皆轉廷近報沂州王長者家設黃籙大齋其人平昔積善福利當及三界汝來值此亦可沾餘波語來竟空中二鶴啣幡飛舞殿下具香案傳呼赦至先君被冠服如王者儀下迎拜一使持文書附耳語繼兩人亦然先君率鬼神再拜稱謝登殿顧予曰汝悉見否王長者一家虔誠而主醮道士乃曾斬解池龍者行持精專道衆嚴肅仍不受乳藥之贈功德無邊天勅普

赦諸受苦罪三使乃天地水府三官所遣傳上帝命一應鬼神並與陞轉吾將眈此汝亦免主細類而廷輕故一等此級相望校五百劫大赦雖時有惟不忠不孝之人不沾恩宥如朱溫輩尚在第十七獄中予問世人受罪何等最多曰吏舞文僧破戒為多又問公裳擲地而僧衣在架何也曰僧衣如來衣鬼道所敬僧雖獲譴不敢輕也汝且還世汝子富先亡其月有盜入縣境汝徙治村寺旋得疾終矣可呼顛來使收汝骨予泣謝而別遂寤憶夢境的的如是焉得不預防乎顛亦泣未幾果如所言顛葬之訖始歸吳顏之

父名安石顛之子執中傳其事輕故細類之名佛經及傳記皆未之有

鄧安民獄

邵博字公清康節先生之孫紹興二十年為眉州守郡有貴客素以持郡縣長短通賅謝為業二千石來者多委曲結奉邵雖外盡禮而凡以事來請輒不答客御之會轉運副使吳君從襄陽來多以襄人自隨分屬州取俸給邵獨不與客知吳已怒乃誣邵過惡數十條以陷吳大喜立劾奏之未得報即逮邵繫成都獄司理參軍韓抃懦不能事吳擇深刻吏僉判楊

均主鞫之時二十二年眉州都監鄧安民以謹力得
邵意主倉庾出納首錄置獄中數日掠死其家乞收
葬不許俾其尸驗之邵懼每問即承如是半月許凡
眉之吏民連及數百而死且十餘輩提點刑獄縉雲
周彥約訪知其寃亟自嘉州馳詣陳決礫得出但鞠
得其以酒餽遊客及多用官紙等數事獄方具楊均
即死獄吏數人相繼暴亡明年命下邵坐貶三官歸
犍為之西山其秋眉山士人史君正燕處有人邀迎
出門從者百餘綉衫花帽馭卒控大馬甚神駿上馬
絕馳目不容啓到一甲第朱門三重洞開馬由中道

以入吏欲邀至客次馭者不可徑造廳事下馬入緋
綠數十人皆揖之使居東向辭曰某布衣安得對尊
官如是其一人曰今日之事公為政何可辭吏前白
曰上帝召公治鄧安民獄今未也須公登科後當奉
迎矣吳不獲辭就坐欠伸而寤不與家人言密書于
紙又明年赴廷試過荆南吳君適帥荆得疾親見鬼
物往來其前避正室不敢居無幾而死史調官還至
夔峽小疾語同舟曰吾必死君可報吾家取吾去年
秋所書觀之可知也是夕果卒又二年所謂貴客者
暴亡于成都驛舍又明年十一月邵見安民露首持

文書來白曰安民寃已伸陰獄已具須公來証之公無罪也指牘尾請書名已而復進曰有名非押字不可邵又花書之始去邵知不免具酒延親賓樂飲逾六日正食間覺腸中微痛卻去醫藥具衣冠待盡中夜卒成都周時字行可說邵守眉日行可為青神令

金源洞

青溪寇未作前一歲歙州生麟死後十日州人葉世寧夢乘麟登山山東北有洞捨麟而入二武士執問之以實對且言幸得放還當有重報一士笑曰吾即州橋賣紙朱慶也頗識君面此洞有二堂四室試觀

之遂引而前中堂垂簾曰此堂是陳公文帳帷堆壅不敢登左堂簾捲其半慶曰天符已差羅浮天王居此諸司往迓矣右堂無簾有人衣冠 曳杖行世寧孰視蓋尚書彭公汝礪也還拜之公曰近到饒州否曰去年曾一往公宅無恙敢問公何以在此曰吾位高不當治獄以最知本末故受命至此汝何能來對曰乘洞前石馬公曰獸 安在二武士趨出曰介獸

誤取至公曰杖之百朱慶者唯而出一士領世寧欲回世寧請曰願一觀四室不敢泄於人公遂巡首肯一吏持鑰下引往開東室見十餘人露首愁坐竹器

數十封鑰甚固旁堆金帶千條次開一室戶楹間架
大木宦者九人亦露首蹲踞其上見人皆泣下持鑰
者不少竝世寧請入西室彼有貴臣巨閣及前唐後
唐未具獄囚不可輒近言未既有聲如震雷大蛇自
屋東垂頭下火舌電目口臭氣出如煙世寧懼而走
鑰者曰是將入西室矣此類甚多豈可近邪問何以
至是曰吁吾姓嚴氏為前唐宦者親見當時吾徒勢
盛士大夫知有北司不知有朝廷吾私切笑而薄之
聞近代亦然皆業力所招也世寧不能盡記復還謝
彭公堂已虛矣不敢問覺心動求出嚴生曰吾生前

無過下世後凡三領江淮要職此事竟則為地下主
者汝到人間為吾誦金光明經具疏燒與嚴直事吾
能報汝世寧拜辭出洞見未慶騎麟自山頂上來下
揖世寧寧附麟乃石也慶曰山高不可升循河甚徑
煩語吾家人宜徙居蘄黃間鄉中當大亂余亦自以
夢報于家信而不疑一武士曰金光明經亦望垂賜
得免追取之勞幸矣世寧曰吾當為二君設醮及水
齋皆以手加額世寧問洞名慶曰金源洞也司名某
凡四字不復記復問之失足墜河而寤汗流浹背病
瘖三日始愈

李弼遠

李弼遠者東川人建炎間入蜀後為蜀州江源宰與
邑人胡生游胡生娶四川都轉運使之女嘗陷虜後
乃嫁胡弼遠每戲侮之至作小詩以資嘲謔胡積不
能堪采摭其公過肆溢惡之言售于都漕所善張君
適為幹官證以為然下其事於眉州令錄事參軍閻
恣典治逮捕邑胥十餘人下獄必欲求其入已贓弼
遠當官青白無過可指但得嘗買鐵湯餅為價錢七
百五十指為虧直 恣以為非辜難即追攝郡守畏
使者不從恣言立遣吏逮之弼遠不勝忿自刎死死

纔一日眉之獄吏與郡守相繼亡都漕與胡生亦卒
恣官罷赴調成都過雙溪縣就郭外宿夜將半聞扣
寢門者問為誰曰弼遠也又問之答曰弼遠姓李君
豈不憶乎君雖不開門吾自能穿隙以入語畢已近
床前立恣甚懼回面向壁弼遠曰君不欲見我當以
項下不潔之故吾今自揜之即解腰間帛匝其頸恣
不得已起坐弼遠曰吾前冤已白無所憾然連坐者
衆非君來証之不可因君知我者今祿命垂盡故敢
奉煩一行尚有未到之人甚多天符在此可一閱也
取袖中文書示恣如黃紙微淡碧其上皆人姓名而

黑色濃淡不一弼遠指曰此卷中皆死者黑濃者死期甚近淡之最亦不出十年所以泄天機者欲君傳言人間知幽有鬼神可信不疑如此揖別而去恣畧能記所書他日某人病豫告其家此必不起已而果然蓋以所見驗之也恣少 時已卒

何村公案

秦祿知宣州州之何村有民家釀酒遣巡檢捕之領兵數十輩用半夜圍其家民富族也見夜有兵甲意謂兇盜即擊鼓集隣里合僕奴持梃迎擊之巡檢初無他慮恬不備并其徒皆見執民以獲全火盜為功

言諸縣縣既知此事委尉尉度不可以力爭乃輕騎往謂之曰吾聞汝家獲強盜幸與我共之民固不疑也則大喜盡以所執付尉而與其子及孫三人同護以往遂趨郡祿釋巡檢以下而執三人取麻絙通纏其體自肩至足然後各杖之百及解索三人皆死祿兄方據相位無人敢言通判李季懼即丐致仕明年祿卒於郡又明年楊原仲愿為守白日見數人驅一囚杻械狼當至堦下一人前曰要何村公案照用楊初至官固不知事緣由所起方欲審條不見呼吏言其故吏曰此必秦待制時富民酒獄也抱成案來楊

清江山堂一真聖志西集四卷
閱實大駭趣書吏抄謄祿竟買冥錢十萬同焚之趙
大猷門人李次仲說

貪謀類

毛烈陰獄

廬州合江縣趙氏村民毛烈以不義起富他人有美
田宅輒百計謀之必得乃已昌州人陳祈與烈善祈
弟三人皆少慮弟壯而祈其產也則悉舉田質于烈
累錢數千緡其母死但以見田分為四然後載錢詣
毛氏贖質烈受錢有乾沒心約以他日取券祈曰得
一帖為證可也烈曰吾與君何待是邪祈信之後數

日往則烈避不出祈訟于縣縣吏受烈賄曰官要文
券驗安得交易錢數千緡而無券者吾且言之令令
審讞果如吏言祈以誣罔受杖訴于州于轉運使皆
得直乃具牲酒詛于社夢與神遇告之曰此非吾所
能辯盍往祈東嶽行宮當得理 既至殿上幡帷蔽
映之中彷彿有人言曰夜間來祈急趨出迨夜復入
拜謁至狀于几上又聞有語曰出去遂退時紹興四
年四月二十日也如是三日烈在門內有黃衣人入
捧其首毆之奔併得脫至家死又三日牙僧一僧死
一奴為佐者亦死最後祈亦死馭復蘇謂家人曰吾

往對毛張大事即烈也善守我七日至十日勿飲也祈

入陰府追者引烈及僧參對烈以無償錢券為解獄

吏指其心曰所憑唯此耳安用券取業鏡照之見烈

夫婦並坐受祈錢狀曰信乎引入大廷下兵衛甚盛

其上袞冕人怒叱吏械烈烈乃首服主者又曰縣令

聽決不公已黜官若干吏受賕者盡火其居仍削壽

之半烈遂入獄行且泣語祈曰吾還無日為語吾妻

作佛果救拔吾原券在某櫝中又吾平生以謀得

人田宅有十三券皆在櫝中可呼十三家人還之以

減我罪主者又命引僧責問僧曰但見初質田時事

他不預知也與祈俱得釋既出經數處大抵皆囹圄

送者指曰此乃殺降者不孝者巫祝淫穢者誑瀆佛

道者其類甚衆自周秦以來貴賤華夷悉治不釋又

謂祈日子來七日矣可亟歸遂抵家而寤遣子視縣

吏則其居焚矣視其僧茶毗已三日矣往毛氏述其

事其子如其言取券還之是夜僧來擊毛氏門罵曰

我坐汝父之故被逮得還而身已焚將何以處我毛

氏曰業已至此惟有作佛事報之耳贈我未合死鬼

錄不受且又不可為人雖有冥福無用俟此世數盡

方得受生唯守爾門戶不可去矣自是每夕必來擾

清平山堂 吳郡志 丙集四卷

亂久之其聲漸遠曰爾多作福我且暫退然終無生理也後數年毛氏家業衰替乃已杜起莘說劉夷叔在瀘爲作傳

樂閑評曰凡治訟必究見至隱然後獄得其平陳祈恐三第年壯而析其產設謀以田預質諸人其設心利已與毛烈之心一也烈以謀田財而受罪縣官吏以不公受昧而致罰固當矣獨陳祈謀弟田利已止以見田分析乃脫然不加之罪而使之終享所贖之田可謂不平甚矣彼爲僧者不守戒律從事牙儉其死亦不足哀矣

吏姦類

安仁佚獄

紹興八年臨川王大夫城爲饒州安仁宰一吏老而解事因受差治獄因乘間白云獄訟實公家要務蓋有不辜蒙冤者有罪戾幸脫者某昔少年不謹親手殺人幸用詐得免既經兩三次覃恩言之無傷某舊與一巨室女淫通久而外間藉藉女父母痛加箠責遂斷往還嘗竊往訪逆相拒絕當時不勝忿戕之而歸故父在縣作押錄與某言汝姦狀著聞豈應逃竄貽二親之禍且密藏汝刀吾執汝告官但隨問便伏

清平山堂 東坡志林 卷四 十一
切勿抵諱空招楚辱無益也乃共埋刀於床下某既
坐獄父求長假出外謂家人云我不見此子受刑今
浪跡他郡須已論決始還耳即日登途到南康軍適
司理勘一大辟其事將結正父詢推司所居及平日
嗜好都人言夫婦皆愛賭博每患無對手父使同行
一客委曲達意以多貲善戲誘之喜而延入室自昏
達旦主人敗二百千先償其半約明日取餘及期索
逋無以應父笑曰本欲博塞為懽錢何足校悉返昨
所得推司感悅致謝俄反餽以百千不知所為疑未
敢受父曰有一事浼君吾一子不殺人而橫罹囹圄

緣免身不獲無由自明聞此獄有囚當死願以此項
加之是於囚罪無所增而吾兒受再生之恩為賜不
淺推曰此易事耳如其教某初因訊鞫時供刀所在
而索之不見不知父已徙瘞于社壇下由是獄不可
成已而南康移文會本縣縣具以報某遂得釋以出
今將四十年追咎徃愆殊用震竦以是觀之可以照
他獄之枉濫不一而足也

猾吏為姦

福州老胥夏鐸者自治平時為吏政和中以年勞得
官首尾四紀嘗言閩郡將多矣無不為其黨所欺不

清平山堂一 東坡志內集四卷 一十四
能欺者唯見二人焉其一程公闢師孟其一羅壽老
時程公初精明莫敢犯後亦有罅可羅好學每讀書
必研究義意苟有得則怡然長嘯或未會意則搔首
踟躕吏其長嘯則抱牘以入雖包藏機械略不加問
或遇其搔首雖小姦欺無不發摘以故得而欺之鐸
曰彼好讀書尚見欺於吾曹况於他哉

陳大錄為犬

秀州華亭縣吏陳生者為錄事冒賄稔惡常帶一便
袋凡所謀事書納其中既死致夢于家曰我已在湖
州顯山寺為犬矣家人驚慘奔詣寺省問一犬聞客

至急避伏衆寮僧榻下呼不出意若羞赧然其家人
不得已遂去既還僧語之曰陳大錄宅中人去矣方
振尾而出此犬腹下垂一物方正宛如便袋皮帶周
匝繫其腹猶隱隱可辯洪慶善嘗與葛常之侍郎至
寺見之詢諸僧皆云然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五 丙集

欠債門

再生取債類

周翁父子

南康船師陳太慶元二年從建康來云近者知府張尚書處置一公事極為奇異初本府絲帛主人周翁長子不孝常常酗酒凶悖每操刃宣言會須殺死老畜生父不勝憂懼隣里慮事或成不惟玷辱鄉風且將貽累相結約共訴于府張引問甚悉遣喚周初不告以何事周至叩之對曰誠然即使偕諸隣詣案供

狀末乃呼悖子子至先以好言問其居家委曲對曰
父年老身共子職張以狀示之懼而亟拜曰實為狂
藥所使不覺忘形惡言遽發耳張釋它人獨下子于
獄而勅推吏勿猛施桎梏自命駕謁城隍祠焚香曰
部內百姓至於子謀殺父非天理所容郡守固不逃
失教之愆神亦何顏安享廟食坐視弗聞乎禱畢還
府是多夢神至曰尚書責誚如此吾豈不知彼家父
子原非天性骨肉蓋宿冤取債爾其子本外州商賈
三十年前挾貲貨到周家周見少年獨行心利其財
因與泛江出郭陽為舟覆溺殺之而隱沒所賫故生

計日進更無人知少年前詣冥司乞注生為子見世
索報尚書宜鑑此因緣也遂退明日張呼周至語之
曰汝自揣一生曾做何等不義事始拒言雖為細民
粗守行止未嘗與人有一詞紊煩官府初不省作小
惡張曰記得三十年前殺某客於江中乎今已經大
赦無人作對無尸可驗言之何傷周流汗至足叩頭
謝過張曰我不復推究前事汝之子乃客後身也周
計其生年正合愈益駭怖張曰我欲為汝究竟此段
惡事汝能捐錢千貫買度牒一道使之出家為僧永
絕冤業汝意如何又謝曰民尚有二子正所願但恐

渠不從爾張曰汝且去我自諭曉之旋謂子曰據汝所犯便當伏刑市曹緣不是一府美事已與汝父約使汝為僧汝意云何子欣然曰某幸未娶得棲身空門亦所幸願乃命周即日持錢買官庫祠部牒當廳削子髮別給道費使出遊四方張子溫為南康戶曹識陳船師聞其說

王蘭玉童

某州商人王蘭以賈販起家積資頗厚其居去城數十里性靳嗇多疑只收蓄金珠出則自隨酷好治遊每入郡不携親僕畏其泄語於妻也雖館逆旅亦不

報所在因至村店留駐遣負擔人去忽苦暴下一夕竟卒主人見篋中之物甚富與妻議欲報官而輸之妻初以為然既而言曰官府未必公道萬一翻謂有隱匿以我為謀必受刑責且此人更無骨肉證明置我於獄何時得出今此孤身神鬼不知殆天賜我也盍若隱之可免禍遂舁尸埋山壑中掩有所賣徐徐斥賣買田置產而粗衣糲食如初初未有子明年生一男長而俊慧容如琢玉名曰玉童生十七年一意放蕩嘯集輕薄少年吹笙擊毬聞鷄走馬為閑遊公子之態竟死於酒色時其父所得不義之財已耗太

半既沒之後悲痛不勝罄力以奉僧道無日不設齋
醮及修百日供祭午有一僧求食於五里外小民家
一女出曰我家無飯可施西去一長者家正設齋醮
和尚宜往彼乞食僧曰娘子何以知之曰我前身是
姓王名蘭將財本數萬貫到他店不幸病亡他家拋
棄我尸掩我財物我訴陰司冥官以不曾室我性命
未可追攝我乞做他兒子以取之又分一身在此今
彼費蕩已盡尚有紅羅十疋可指數求之僧如言至
長者門主人謝曰午齋已過不能復辦僧丐錢買衣
曰亦無矣僧曰十疋紅羅尚在豈不可捨主人大駭

詢其所來僧以女子告之亟奔往問女子生纔十七
歲失其夫婦以不忍厥子之故相繼而死其家遂絕
予記逸史所載盧叔倫女續玄怪錄党氏女事大略
相似但同時生於兩處一為男一為女乃未之前聞
明州人王夷說此不能記其鄉里與何年事也

徐輝仲

永嘉徐輝仲往丹陽詣大駟貸錢千緡未及贖而駟
死既無契券徐不告其家而歸後生一子極俊敏八
歲而病父母憂之召醫市藥所費不可勝計病子忽
語其所親尼温師曰我欲歸去尼怪問之曰父母於

汝如此汝復何歸曰我乃丹陽人昔徐公貸我錢百萬幸我死不償故自來取之今已償足我當歸矣言畢而逝輝仲孫女為朱亨甫子婦言之

欠債作畜類

張乙償債

建陽鄉民張乙貸熊四郎錢兩千子本倍之經年不肯償熊督索倦矣好言以語之曰無復較息但求本錢可乎張愧謝稍以與之竟負原數八百熊亦不復取三年而張卒卒之四年熊夢張以八百錢來償置地上皆小錢留與坐啜茶乃去覺而與妻說方竟一

僕叩門曰一牛生犢甚大急欲酒作福熊喜甚僅再旬其犢無病輒死隣屠者來就買熊索兩千屠笑曰是有何所值剥而盡貨亦不及此數但有鬻牛之名當先以酒炙杯羹飲里正及又以餉四隣既費此乃取其贏餘計筭唯有八百錢數耳幸以見售否則已之解腰間囊擲于地正張生夢中所償儼然小錢也熊方悟前事亟與之

夏二娘

京師婦人夏二娘死經年見夢其子杜生曰我在生時欠某坊王家錢十二貫某坊陳家錢三十四貫坐

謫為王氏驢而鬻於陳王氏所得價錢償以足而陳未也日與之負麥然一往反纔直三十八錢計今日以外尚欠十八千非兩年不可了吾昔日瘞銀百餘兩在堂內戶限下可發取以贖我其子曰即往尋訪以何為記日明早從南薰門入一騾最先行別又一驢次則我汝來時我自舉頭視汝杜生寤掘地得銀徑詣南薰待之果遇麥馱聯翩來第三者仰頭相視杜雨泣欲牽以歸陳氏之後者曰此吾主家物汝何為者杜曰吾母也當還原價以贖其人不許相與忿爭廂官錄送府府尹叩其說命引驢至前謂曰果識汝子可啣其裙應而然尹異之時劉豫盜京師尹具以白豫呼入殿庭復謂曰能舉兩足搭子肩二則信矣應聲亦然豫嗟異良久欲官為給錢杜拜曰若爾恐母債不得釋願自出錢而丐驢歸豫許焉杜掃一室謹享之又二年乃死買棺加衣衾以葬後朝廷得河南杜氏子來歸居贛州為人說其事如此

高縣君

紹興二十四年保義郎李琦監和州東關鎮稅家頗豐贍有高指使者赴官舒州與其妻來謁願貸錢五萬為行裝約滿任倍償息李如其數假之高既滿任

清平山堂... 內集五卷
欲如約妻曰百千不易辯宰相去遠彼未必來索姑
俟他日可也高然其計歸塗過和州不見李後三年
李為黃州廷轄官方晝倦卧見高妻披驪皮來拜堂
上云負公家錢久今來奉價未及答徑趨馬廐李驚
覺廐卒報馬生牝驪往視之卧母旁未能動李咨歎
良久與語曰高大夫借錢我固不介意那至此若果
縣君也盍起行應聲跳躍行數步李大驚異遣書扣
高生其妻正用是日死李飼養此驪不忍乘人或欲
見則徐徐牽以出但呼為高縣君云

寶積行者

台州仙居縣寶積寺雖小刹而從來規矩整嚴紹興
中僧圓悟主寺事園人陳甲常種蔬菜來彌直堂行
者慶修竊其一畦陳妻王氏知之而不克與競阻仰
空詛云我所失菜值一貫二百錢教你做畜生還我
已而慶修病傷寒因自汗失音困乏欲絕人問所苦
不能言唯墮淚而已寮衆以粥飲彊灌之奄奄幾一
歲忽矍然而起語人曰向來不合取陳家菜遭彼設
誓憶昨病瘖時見黃衫公人來云王大伯叫汝即以
黑衣加我體大伯若王氏兄也遂被駈入其舍後先
已有七八人在彼矣約月餘復獨挈我至陳園顧視

自身乃成一猪窘急思歸而為繫縛且以糟食餵飼我數月後肌膚充臃持貨于張屠正得錢千二百屠施刀猛刺喉下痛不可忍大呼一聲歛如夢覺自是疾瘳徐以其事詢諸人所說皆同傳記中載死而償債者多矣若慶修生而為猪未之有也紫囊長老清可親見之

張佛兒

紹興二年十月宣僧日智至台州黃岩縣西鄉寓山寺次日寺僧留齋有村民張陳二老來請主僧施戒張曰某女孫佛兒年十五昨夕暴死至五鼓將斂其

祖母不忍抱之以泣女歛然開目呼曰我通身是水手足皆痛問其故曰有二使來追縛我押過义嶺辭不能行遭鐵錐擊兩下極痛嶺下有池池中有橋遂令我橋上立別見人以黑被裹兩人入門內此二使亦欲以花被裹我曰汝欠他家錢千五百合當償之我力懇曰容我歸從祖母請錢不許旁綠衣人言曰此人曾聽說般若可知恕也二使不得已擲我水中而去池水甚淺我踰岸得出遂急歸某驚異其事即往义嶺驗之果見陳氏者門有池訪其主翁問曰翁家昨日生何物曰犬生三子二黑一班班者為犬母啣

清平山堂... 第五卷
至水中已死二黑者在某且以孫女言告仍以千五百金償之陳老曰原無錢在公女處不肯受某自度不償此債子孫他日亦不免遂率陳老來此主僧乃為施戒而以其金襯日智問其聽般若之因乃曾同母住縣中洪福寺聽景祥師開堂說法

張本頭

金虜據中原每胡人臨州縣必擇黠民通知土俗能譯語者為主大目曰本頭一府之權皆於此乎出壽州下蔡縣並准置權場大駟吳五郎主之幹南此行商之貨所得不貲而受制於本頭張政屢被貪虐吳

抱恨雖切無所赴愬既而政病死死之二年其女嫁郭秀才夢父來言我以宿業之故墮落畜身昨夜生於吳五郎家為騾馬汝急往懇贖無惜厚價必可得女覺而悲痛即奔詣吳氏吳已出權場廐下適生一駒其妻問曰小娘子如許早來有何事女以夢告妻延入留飯以俟至暮吳歸女未及言妻先為道所以吳勃然曰若他人如是吾便以送與之不取一錢唯張本頭則不可我為渠故前後受鞭杖枷杻不可勝說今受生吾家為畜類是天使我甘心焉豈可釋女泣拜不已竟不從養踰歲加以啣勒每出必乘之

清平山堂... 卷五... 稍緩則加鞭策不少貸歷五年因行淮邊失足溺而斃吳剥其皮而投諸水中

許客還債

許元惠鄉樂平士人也其父夢有烏衣客來語曰吾昨貸君錢三百今以奉還未及問為何人及何時所負而覺明日思之殊不能曉平常畜十餘鴨是日歸於數外見一黑色者小童以為他人家物約去之鴨盤旋憇于旁墮一卵乃去自是歷一月每日皆然凡誕三十卵遂去不至竟不知為誰氏者計其直恰三百錢矣

人鷄墓

紹興初河南之地陷虜以封劉豫州郡猶為朝廷固守會稽馮長寧知陳州豫攻之不能下遣招山東劇賊王瓜角起宿亳之民併力進攻踰年城中糧盡而降瓜角建三幟於通達下令二州之民欲從軍者立赤幟欲為官立黃幟欲還鄉者立黑幟民畏死盡趨赤幟下獨亳人王魏兩翁自顧年老不能官從軍必死而立黑幟則拂其意均之一死乃相與詣黑幟下衆皆愕然瓜角重失信謝遣之於是得歸王翁入陳城取瘞埋物不復來聲跡亦絕魏以十年後營產日

遂成爲大家素畜二鷄皆充膾一日邑尉出別村過其里捕雌者烹食之它日尉還又欲殺其雄雄已覺竄伏忝地擲之以竿始就獲魏嘻笑曰爾善走如此胡不冲天鷄忽作人言仰首太息曰噫何毒害至此略無故舊情邪魏駭曰爾爲誰曰我王翁也豈不記宛丘從軍時事乎魏曰爾前捨我去竟何之且死於何所我向者結伴時實利君之財貨別貯蓄以待事平後來入城索得之負以兩布囊是夜宿道次野店燈下開囊筭計數目不料爲主人所窺明日見留飲我以酒既醉遭殺焉掩有裝金孤魂無依念鄉里親

戚不一存獨君在耳故決意相從及到君家殊不相領攝更成大悶適鄰人賈四娘子亦來值君家鷄乳共投胎爲鷄前日所成一雌則賈家娘子也茲復害我一何忍心如是尉悉聆其說深悔昨非立釋之歸白於郡守守命呼魏翁與鷄俱至民從以入庭戶駢肩如織鷄對守不怖誦言如初已而曰我禽畜輒泄陰事當死引頸插在翅下即僵縮而斃守嗟異移時使塋之于老子廟後揭之曰人鷄之墓原王之在生設謀本極不善倘見魏必起不肖之心死而作鷄於其家宜報昭矣可不畏哉

汪氏庵僧
徽州城外三里汪朝議家祖父墳庵在焉紹興間招僧惠洪住持僧但飽食安坐未嘗誦經課念於供事香火亦極簡略僅能循循自守不為它過主家上下皆安之凡歷歲二十乾道二年病終汪氏葬之於近山原有大楮樹鬱茂扶疎數月後頓以枯死經雨生菌汪僕牧牛過之見其肥白光粲采而獻之主人用常法爇治味殊香甘殆勝於肉今夕摘盡明日復然源源不窮至於三秋浸浸聞于外或持錢來求輟買悉拒弗與又畏人盜取乃設短墻欄護之鄰人情嫉

夜踰墻入將空其根時楮忽作人言曰此非爾所得食強取之必受殃災我即昔時庵主也坐虛受供施不如慙愧身沒之後冥司罰為菌輩以償所以肥美者吾精血所化也今謫數已足從此去矣鄰人駭而退以告汪汪猶不信自往驗之不復有菌遂伐以為薪也

妬忌門

劉氏二妾

從事郎劉恕吉州安福人歷陽守子昂之子也喪其妻使二妾主家政一既生子矣劉又娶于高氏携媵

婢四人淳熙初為道州判官高氏妊娠是時妾子年一十二矣妾性悍狡慮正室得權則異日將分析貲產且已寵必衰密以淫邪之說蠱惑之而高志操潔清復不妬忌無疵玷可指謀不得施但日夜教其子伺乃父出外治事或對賓客輒啼呼奔叫怒甚愛此子每歸拊之子無言而於屏處訴云為母所箠怒固已疑焉一日饋食妾親手作羹倩一媵持以與子有針貫於菜莖中子微為所刺吐之大呼曰人欲殺我如驚問見針窮詰所來二妾共證謂媵承主母意窺兒性命怒以為然盡執四婢送獄訊鞠不得情郡守

念閨門茫昧難以真法只撻杖而逐之高氏竟罹決絕外間皆明知其誣怒獨弗之悟旋用他事罷去甫還鄉而卒

斷妬龍獄

郭二雅妻陸氏秀州海鹽人平時端靖有志操紹興二十八年六月十五日呼其子昭戒之曰吾數日後當死切無即歛叮嚀數四昭憂之亦未敢盡信及其無疾而逝心猶微溫奄奄有出入息十日復生日姑蘇某龍王嬖一妾遭夫人妬忌以箠死鞠訊天獄累年不能決上帝命我詰其情一問而得之奏牘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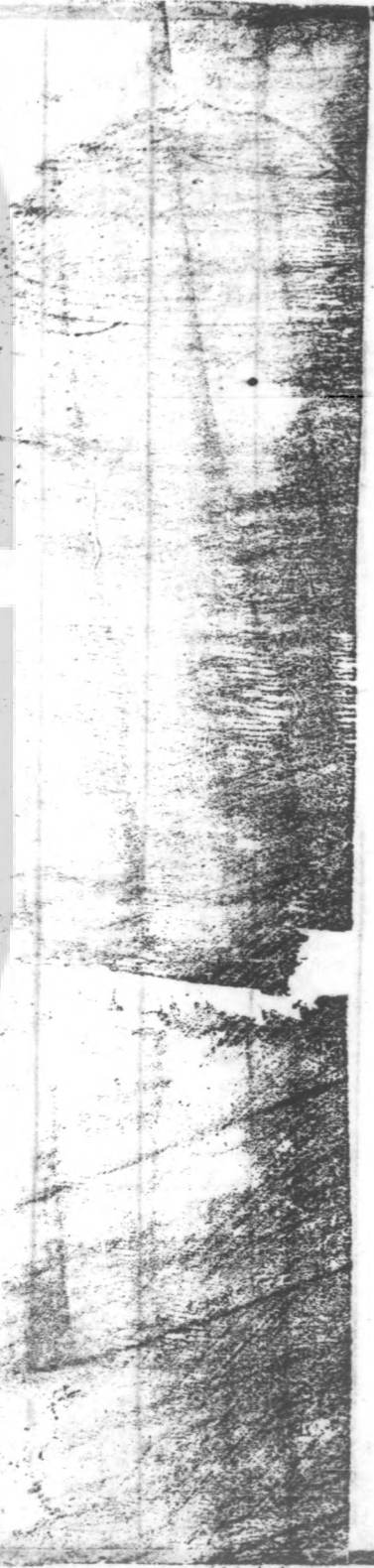
信宿當就刑是時必暴風雨至七月五日平江大風
驚潮漂溺數百里田廬皆被其害竇思來說

葉司法妻

台州司法葉薦妻天性殘妬婢妾稍似人者必痛撻
之或至於死葉莫能制嘗以誠告之曰吾年且六十
豈復求聲色之奉但老而無子只欲買一妾為嗣續
計可乎妻曰更以數年為期恐吾自有子至期不得
已勉徇其情然常生嫉恨與之約曰為我別築室我
將修道葉喜即於山後創一室使處焉家人輩曉夕
問訊間致酒食葉以為無復故態使新妾往省之抵

暮不返乃策杖自詣其處見門戶扃鑰甚固若無人
居命奴發關則妻已化為虎食妾心腹皆盡僅餘頭
足急走下山率衆秉炬視之無所覩時紹興十九年

...



...

...

